# 融堂四書管見

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坐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融堂四書管見卷八

宋 錢時 撰

論語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去聲)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絶糧從(去聲)者病莫能興子路愠(紆問切)見(賢遍切)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陳謂軍師行伍之列俎豆禮器在陳者自衛適陳也興起也固者堅守節行確乎其不可拔之謂非毋固疾固之固也濫泛溢

不可則止寧用終日困德之辨不失其亨此聖人明去就之宜處患難之道也固者至死不變況窮乎小人惟不能固所以濫

子曰賜也女音汝以予為多學而識如字之者與平聲下同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參也魯無支離浮雜之病況又功深力到故竟以一貫

語之言下便領子貢聰明多知正是他礙事處不多之旨既嘗發之矣於此復先提其所病而後語以一貫之妙惜乎猶未領也觀其平日號為多言如何到這裏却道不得一箇唯字此殆未悟性天道不可聞之先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人孰無此德所以不知者其病安在鳶飛魚躍盎甚昭昭也夫子呼由而語之警策深矣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平聲夫音扶何為哉恭己正南

面而已矣

觀舜受堯禪朝覲諸侯遍歷四岳庶事從頭多整頓過如何卻道無為如何又道有天下而不與聖心虛明變化無方雖為而實未嘗為也雖有天下而實未嘗與也後世纔說勤政便焦勞纔說無為便不事事安知所謂恭己正南面也哉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去聲篤敬雖蠻貊亡百切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去聲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

七南切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音扶然後行子張書諸紳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其指忠信篤敬參於前參錯於前也衡軛也紳大帶之垂者書之誌不忘也

子張嘗問干祿嘗問達此又問行大抵皆務外以求遂其所欲夫子一使反求諸己就言行上切實用功正切子張之病而教之也遠而蠻貊近而州里習俗雖異本心則同忠信篤敬感無不通見其參前見其倚衡則是無時而非忠信篤敬也無往而非忠信篤敬也舉天地萬

物萬變萬化皆我忠信篤敬之妙也行矣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何州里蠻貊之間哉子張書紳借乎未領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史官名也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卷收也懷藏也

邦無道如矢最見得他直處有道之世能直固難至於所遭之時崎嶇艱棘而不能變其守非獨立不懼不易

乎世未易語也有道則仕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可字最
宜玩味若無可卷懷而徒爲高尚特素隱耳不得爲之
君子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言知去聲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聖人之於語默如是其不苟哉自非清明洞然有以真
知其人之可不可必未免二者之失也是故失人者不
足以成物失言者必至於招憂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仁者不失其本心之謂義所當死而幸生苟免則本心亡矣生猶無生也當死而死浩然無媿乃所以成仁雖然各惟其可而已苟可以不死而勇於自殺則與求生害仁者均一失也豈志士仁人之所為哉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已欲為仁而所事所友者

或非其類其不至於波流風靡者幾希矣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音路車名）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去聲）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夏時以建寅之月為歲首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周冕有五祭祀之冠也韶舜樂也放者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者邪諂之人殆危也）

四代禮樂經世之大法夫子之得邦家其規模可見矣

顏淵此問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乎克己復禮大本既立為邦之道可由是而推已夫子既告之以四代禮樂而

復以鄭聲佞人為慮於此二者少不加謹則克己之功
且從而隳矣如禮樂何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慮不經遠患在目前此必然之理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去聲下同）德如好色者也
夫子再發此歎而加已矣乎三字其辭愈切而所以警
人者愈深矣一日克己豈易得哉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平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竊者盜竊而私於己之謂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與之並立於朝也

賢如柳下惠邦家之光也豈易得哉秉政之臣不知則已知之而不與立此文仲之所以竊位歟一竊字所以誅其心若大公無我推國之名器與賢者共之安得有此病也惟是若一己之私物是以惴惴患失常恐賢者之進為已不利百方而擠之而斥遠之矣何暇與之並也哉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去聲怨矣

薄於責己厚於責人則人不心服而名怨也必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輕慮躁發必不能為此丁寧戒懼之辭也雖聖人且奈何哉事到兢兢然若不勝其任處方有商量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去聲行小慧難矣哉小慧者機巧小數也

所貴於羣居者相規以正相觀而善也為無益之談為機變之巧此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曰難矣哉然飽

食終日無所用心則未免此弊耳真有志者不如是也

是故學必貴友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去聲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質猶體也孫和順也

質是立骨子處骨子端正方說得禮方說得孫方說得信且如老佛之教亦能禮其所謂禮亦能孫亦能信只為滅天倫壞人道從頭錯了是以徹底皆差為萬世大法之罪人一義字吾聖人所以立極所以維持三綱五

常自別於夷狄禽獸者也義以為質乃是制事之本不可草草放過有此質後却不可無禮無禮則斷不可行有禮矣不孫則斷不可出孫矣無信則斷不可成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苟能矣何患人之不已知哉以人不知為病其病始大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非疾無名也疾其無可稱耳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小人求諸人非特要譽而已凡所以汲汲皇皇遂私從欲而不知止者無一而不求諸人也君子務內只是自反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矜莊不放逸也

信道不回非好勝也故雖矜而不爭和氣接物非偏私也故雖羣而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必考其實故不以言舉人不狥其名故不以人廢言此

心公明方可語此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方人一恕字正中其病昔也謂非所及而今之語

其可進此矣夫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平聲下同如有所譽者其有所

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毀毀短之也譽者過揚人善而

不以實也三代夏商周也

毀則沒其實譽則過其實夫子豈苟譽人者有所試而後稱之耳三代之民所以直道而行其故也毀譽不實則矯情飾偽得以欺世而風俗靡然矣何由而行直道也哉直只是樸實不回曲心本直也有一點私意便失其直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與無通矣夫音扶

史闕文馬借乘恐古人有此語故夫子舉而言曰史之

闕文吾尚可以及之如闕疑闕殆耶公夏五之類可見若借乘之事則今無有矣葢嘆世道益薄人情益偷公私藩籬形骸爾我其意非專指馬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忍者必有忍之忍）

無定見必為巧言所亂無定力必為小不忍所亂自昔聖賢所貴乎致知者只是理會箇不亂耳禹曰安汝止伊尹曰欽厥止不亂之謂也亂後都差

子曰衆惡（去聲）之必察焉衆好（去聲）之必察焉

衆好衆惡特衆人之好惡耳或是或否皆未可知而流俗則未必能察也聖人於此都要契勘孟子所謂皆曰賢然後察之正是此意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弘大也

道本大也豈人有以大之而後大哉只為常人意蔽欲窒是以日用而不知其為大耳功深力到一旦洞然六通四闢範圍無外而後知其為大焉非昔小而今大也昔迷而今悟也故曰人能弘道若夫不學本心晦蝕自

窘自求如蝸在封則是道之大雖自若也如人何哉故
曰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人誰無過改之為貴是故聖人貴乎復也若不能改其
過成矣終何説哉一改字是聖狂之分學者所宜深體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思曰睿睿作聖豈可不思此章特戒無益而思者耳聖
人自謂吾嘗廢食忘寢以思之而無所益故不如學也

託諸己以勉人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奴罪切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耕所以謀食宜可無餒也而曰餒在其中餒非飢之謂也志於食者道必餒行有不慊於心之謂也學所以謀道非志於祿也而曰祿在其中祿非必爵祿之謂也道之腴者固祿之理干祿豈弟之謂也然則君子之所憂者道耳而憂貧乎哉

子曰知去聲下同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及言至也莊端莊也涖臨民也動舉措施為也

知及之者覺此本心之謂也覺則至矣故曰知及大學之道在明明徳晉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徳明此斯謂之知守此知而不失斯謂之仁舊習蔽錮安能盡凈意欲念動如雲忽興兢業不繼用力微懈雖得必失昏昏如故甚可畏也仁能守矣至於臨民則又不可不莊莊

矣至於舉措施為則又不可不以禮知及仁守所以成已也莊莅禮動所以經世也異端之教自謂識心見性而呵佛罵祖果莊已乎離倫絕類果禮已乎愚嘗有詩云聖道大明備異端何偏虧晚學敢妄僭因依相發揮昏昏若醉夢日用不自知一旦有先覺渙然脫沉迷勿忘勿助長斯須那可違乃若夢乍醒翹車仍朶顚偃蹇不自愛雖得必失之守此之謂仁失此之謂愚炳炳兩端揭巍巍大訓垂若為莊與禮丁寧猶費辭嗚呼至矣

哉斯言豈予欺此心萬古同本無夷夏殊民彞大泯亂
世道誰綱維恭惟彼陶唐六合同光輝睦我九族親協
彼萬邦黎從根到枝葉整整無漏遺試舜第一義二女
往嬪虞諸難乃徧適歷首事五典徽載觀巖廊上君臣
相俞吁欽哉不離口此豈笑貌為敷教得汝契降典咨
汝夷大禹九功成臯陶象刑施刑所以弼教功所以叙
彞穆穆我文王敬止於緝熙江漢無犯禮化行自關雎
金科垂玉律如日行天衢有志扶世道何能易此規去

聖日以遠禮壞俗澆漓裔夷來用夏異端轉交馳瑣碎
不暇問髡耏者為誰棄三綱九法其教方得推羣居抱
空寂高談玄妙機或推倒禪床或拗折竹篦溺尿與屙
屎呵佛罵祖師先聖答問仁諸賢請事斯雍容洙泗上
安有此行移只消一不莊坐見百度隳況復離倫類家
國何由齊佛者西方仙顧敢相瑕疵渠自用渠法我實
無用茲吾黨有家風所宜日孜孜輕俊樂便捷往往不
自持駸駸墮其綱氣習易轉樞相延無忌憚陋視六藝

書浸淫去不反寧顧百世非民日化魑魅義同救溺飢
物物皆我心此責將安歸於此有欠闕恐非仁者宜時
也抑何幸投老得所依到此重感激端拜聊陳詩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
君子只就末節細故上看他不得直是到常人所不可
能處擔荷得去方見君子雖然勤小物矜細行固無一
節之不善也特不專在這上耳小人則不然淺中狹量

如何大受愚舊說如此後聞先師云君子而不大受則道不明小人大受則為無忌憚矣君子於此可不慎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憚於為仁不啻如蹈水火水火固有焚溺之患矣未有以仁而傷生者然則何所憚而不為哉至於人欲之横流情偽之滋熾滔滔焰焰自益深益熱矣乃反甘心而不悔此下愚之所以不移聖人之所以哀矜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仁之為道是聖門第一工夫進之唯恐其不亟行之惟恐其不力非可與人相讓而為者也到此地雖師有所不讓豈可謂師為之而不敢為哉不讓非争勝之謂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者萬變而不失其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哉諒者守小信而不知變必不能正也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敬其事者盡忠於君夙夜匪懈之謂也人患不能敬耳利祿豈可急哉若以利祿先入其心只是私意安得能敬

子曰有教無類

種類雖或不同然同有此心則同有此理安有不可教者但患不真有教耳真有教方不論其類直是能轉移變化方可言有啓廸之不得其旨感發之不得其道雖諄諄其誨謂之有可乎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去聲謀

謀者相資以取益也功利而與之謀道問學而與之謀利可乎二者不啻氷炭

子曰辭達而已矣

古人非泛濫於文也所以明理耳故曰辭達而已矣雖然敷暢厥旨了然無疑方謂之達辭至於能達豈易得哉

師冕見賢遍切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

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平聲子曰然固相去聲師之道也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舉在坐之人以詔之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

觀夫子相師之道豈薄俗所可知哉哀矜惻怛之意溫然見於辭音之外一物失所如己隱憂此天地之心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音專臾音俞冉有季路見賢遍切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音扶顓臾昔

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平聲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於虔切用彼相去聲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徐履切出於柙戶甲切龜玉毀於櫝音獨中是誰之過與平聲冉有曰今夫音扶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音扶舍上聲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葢

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音扶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顓臾國名魯附庸也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之中夫子指季孫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列位也相輔相也兕野牛也柙檻也櫝匱也在柙而出在櫝而毀乃典守者之罪所以責二子也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私邑寡少也貧乏也均平也安安寧也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公室四分家臣屢叛干楯也戈戟也蕭牆屏也

夫子始責之以爾是過與則曰二臣皆不欲及再責之
以是誰之過歟則曰不取必為憂屢遁其說而情實畢
露矣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此君子所以疾惡之也大
抵國家先治内後治外不患寡而下治内之道也夫如
是而下治外之道也今也遠人不服則不能來邦分崩
離析則不能守而乃謀伐顓臾於邦内扶顛持危恐不
如是二子之罪安所逃乎憂在蕭牆所以警懼而教之
也此章辭旨明暢事之是非利害切中二子之隱微昭

然如數黑白於照臨之下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此一王之權所以尊無二上者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則世數久遠固已可占況大夫

乎又況陪臣執國命乎此蓋為當時而歎也天下有道人主之威權日行於上諸侯有不然者則變置之安得使大夫而竊政於其下哉有道則自無可議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音扶三桓之子孫微矣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

祿去公室即其大夫專政之漸也政逮大夫即其子孫衰微之兆也安有上失操柄盜弄威權而能遺子孫以

無禍者哉後世姦臣擅國自謂得志然而禍不旋踵族無噍類此可以為鑒矣夫子雖為三桓而發實萬世之大戒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平聲下同辟婢亦切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諒信也便者慣於其事善者長於此也

直則不回諒則無偽多聞則可以質疑辨惑辟與柔佞如淫聲美色最易入人非早辨而痛絶之未有不濡染

於此者世之人往往不知損之為損而反憚益者之難親夫子別白兩端開示深矣

孔子曰益者三樂（五教切下不音者同）損者三樂樂節禮樂（音岳）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音洛）樂佚遊樂宴樂（音洛）損矣（道稱道也驕縱也佚遊嬉遊也宴宴安也）

樂者心之所好向慕而不忘也所好者善自然為益所好者不善自然為損則是非向背發乎一念之微可不謹哉節者裁制而歸於中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愆過也瞽無目也

言未及者猶云未説到此言及之者猶云正説到此人之顏色可以占其意向不知其意向如何而遽言之安知不至於失言乎是非要探伺顏色為容悦也侍君子而言其不可苟如此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

得得貪得也

人之私欲隨其血氣各有所偏自少壯至老每就其偏而戒之則始終不動於血氣矣此克己之大吉也雖然槩論人生有此三節爾若真能用力於仁毋意毋我後面許多節病亦自然不作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知天命則畏之矣古之君子所以戰戰兢兢臨深履薄

戒謹恐懼不敢少懈者果為何事也哉惟其不知是以
不畏大人全天命者也聖言明天命者也君子無往而
不敬小人無往而不慢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此章是聖人道與人最深切處生知者不假脩習自然
清明所謂性之所謂上知下是必須學而後得所以致
其知也又下是却又未能便學直待間關險阻怵廹無

聊乃向此一路方肯用力此三者資質雖各不同及其知之則一而已若夫困後又復不學顛倒冥迷醉生夢死終身由之而不知耳可憐矣哉嗚呼生而知之者不得見矣真能有志於學者且不易遇也悲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去聲見得思義

此一章正是行著習察精密處人之行已𨚍一事不就不思上壞了其目雖九其本則一何謂一曰由乎心不

明乎心而欲逐項正救難矣思明則非禮勿視思聰則非禮勿聽思忠則非禮勿言此外大抵非禮勿動之事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吐南切）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馬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平聲 駟四馬也 首陽山名）

如不及惟恐不得到也如探湯畏之不敢近也此事固有能行者矣若夫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則非遯世無悶確乎不拔者不能今之世徒能言耳吾未見其人也必若伯夷叔齊而後可以當此故曰其斯之謂歟餓於首陽之下便是他求其志達其道處徒有千駟何德之可稱哉

陳亢（音剛）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

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遠其子者謂不有其私也

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伯魚於夫子獨立之時而所聞者不外乎此益可見矣陳亢始以異聞為問終也以遠其子為喜私意淺見安知聖人大公無我之心哉詩優柔而和平人情物理靡不曲盡故能言禮防人情之流秩

然有度故能立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寡鮮少自卑之辭

邦君之妻稱呼不一如此名之所以正分之所以嚴也

記此一端其他可例

融堂四堂管見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融堂四書管見卷九

宋 錢時 撰

論語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如字一作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去聲)從事而亟(去吏反)失

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貨瞰孔子之亡而歸豚欲致孔子之來也時其亡瞰其亡之時也懷寶謂懷藏道德迷其邦謂不救邦國而迷亂之也亟數也兩曰不可孔子答日月逝又貨語也

禮際苟善夫子未嘗絕人陽貨意欲見之不名而冀其自來又瞯亡而以物致之不誠甚矣設仁知兩端且欲諷切而挽之夫子亦豈果於忘世甘於失幾者可以仕則仕特不可以身苟狥人耳吾將仕矣之語婉而不激

直而不倨聖人所以見惡人之道辭氣含蓄如此哉先師謂此不書陽貨瞰亡而獨書孔子時其亡大闕典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性無所不善其初豈相遠哉由所習之殊遂若天淵之隔耳性非人力所可為也性習字學者所宜明辨而究心焉

子曰唯上知去聲與下愚不移

習而相遠夫人皆然也惟上知與下愚則斷然不移上

之不移於下下之不移於上氣質昏明自然而然不因習而遠也或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謂之不移何也曰既聖矣安得狂謂設若罔念則亦轉而狂耳若狂者進取則與下愚不同聰明過人才識過人惟其不得中道而處又不得聖賢為之依歸所以狂也斯人於此能回一念則矢去川決功用豈易量哉下愚之人其氣昏塞其迷顛倒頑然罔念謂之不移如此而已雖然性則無不善也惟其罔念是謂下愚苟克念焉亦安

有不可移者兩章言性極明備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華板切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絃琴瑟也莞小笑貌喜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

君子學道則知仁民愛物之方小人學道則知尊君親上之義治古之世所以教化盛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以此耳安得以邑小而不用哉子游宰邑明絃歌之

即道夫子所以喜而戲以發之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音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音扶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弗擾季氏宰與陽貨共執桓子據邑以叛末無也末之言無所往也豈徒哉言不徒然召我東周東都也

弗擾執權臣以叛而能召夫子殆必有說豈徒然哉周之東遷王綱掃地聖人拳拳斯世不啻焚溺惟恐不用耳如有用我者吾豈為東周之事乎斷不其然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任倚仗也

本心上有纖毫私意如何行得此五事能行五者於天下即為仁矣恭則誠寬則裕信則實敏則不懈惠則溥

佛音弼肸許密切名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力刃

切不曰白乎涅乃結切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親猶自也磷薄也涅染皁物也匏瓠也繫者繫於一處也不食不飲食也

子路恐其磨涅耳豈知聖人有所謂不磷不緇者哉惟其如是是以能轉移乎物而不為物所轉移也危邦可入亂邦可居出入無疾縱橫無礙而不能纖毫為己害也子路學未進此見南子則不悦弗擾名又不悦佛肸名又以為不可夫子於是不得已始發堅白之義焉且

至堅莫如金而其堅則可磨此所謂不磷者何物乎至白莫如雪而其白則可涅此所謂不緇者何物乎惟曾子有一唯之悟故亦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其不可尚知其不可尚則知所以為堅白矣嗚呼是聖人之事也

子曰由也女音汝下同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去聲下同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去聲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

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學所以致知徒好而不學心有所蔽有所蔽則所好雖善而為害反大矣不知其方故愚役志於外故蕩諒故賊訐故絞不明義故亂負氣不屈故狂後二條正規子路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音扶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令人感動故可以興備著得失故可以觀不流於邪故

可以羣不溺於私故可以怨以至人倫物理靡所不該
而詩之德備於此矣

子謂伯魚曰女音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平聲 周南召南詩首篇名為者習行其事也

正始之道莫切於二南治國平天下此其樞機也這裏有不盡分處則觸事皆礙如面牆而立矣如之何而可行哉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玉帛鐘鼓特其具耳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者何物哉子曰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學者無徒曰玉帛鐘鼓云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而審切平聲厲威嚴也荏柔弱也穿穿壁窬踰墻

內不足而偽為於外此穿窬者之心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原與愿同鄉原鄉人之愿者

鄉原賊德孟子傳之詳矣使過惡暴著猶有時而改也

衆皆悦之自以為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非徳之賊歟

子曰道聽而塗説徳之棄也

學貴於自得非自得雖師友淵源未免有差況道聽而塗説者乎是自絶於徳也故曰徳之棄棄比賊差緩見得鄉原病根最深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平聲）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鄙者庸陋暗淺之名患得之所患在

於不得也患失之所患在於易失也

庸陋暗淺之徒規規然只自爲計耳方其患得百方以自媒及其患失百方以自固不幸而在廷皆若人也不亦殆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疾病也肆謂不拘小節蕩則全無禮度矣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關於血氣矣直謂質樸徑行詐則內懷欺僞矣

風氣日變世降愈下雖古人不好處今亦不復有矣況所謂賢者乎皇極之民好是懿德雖不中不遠此夫子所以歎也古之疾乃今之賢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出

子曰惡去聲下同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芳服切邦家者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

利口者變亂是非柔佞媚悅而善惑也自古傾覆邦家罕不由此而世主往往甘心焉邪之足以奪正淫之足

以亂雅有如許豈不甚可畏哉有虞之朝且曰聖讒説

難壬人他可知矣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夫子發予欲無言之旨所以與之言者深矣子貢平

日正墮言語窟宅一聞斯訓乃索然無所倚仗小子

何述幾於可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誠

何言哉子貢將從前伎倆一時掃下好向何言處會

取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

辭以疾而不使之聞之安知孺悲不以夫子為果疾乎是無益也訪知夫子之非疾而謬以疾稱乎是不誠也取瑟而歌意明而教行矣孺悲隱心自省必有為之凛然者愚舊說如此後聞諸先師謂孺悲親承聖訓已幾於道來見夫子特不與之言特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此

正夫子妙音知風雨霜露無非教則知此妙音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音基下同）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祖官反）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音扶下同）稻衣（去聲）夫錦於女（音汝下同）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音洛）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期周年也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者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已止也旨亦甘也懷抱也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宰我聖門高弟輒謂期為已久嗚呼忍哉忍忘其親而以禮壞樂崩為慮何者而謂之禮樂也於女安乎之問警之深矣曾不少省遽答曰安夫人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者非可偽為也至情深痛皇皇然若無所容於天地雖欲不然而自有不能不然者予也獨無人心也耶苟有人心

安得而遂忍於此也曰子生三年又曰三年之愛於父母非謂當如此相報所以深責宰我者耳愚嘗觀孟子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一章則三年之制廢闕已久恐期喪之說亦非宰我創為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弈圍棊也已止也

博弈之不美甚矣聖人豈真以為賢哉以博弈為猶賢極言無所用心者之可罪也心之本體與天同運自強

不息所以配天可無用乎雖然心不可以無用又須求所以用心之地非所當用是真無用耳學者謹之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尚上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義以為上是謂大勇不然則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矣謂之勇可乎子路平生這箇氣象處處發露後來却煞做工夫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去聲下同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如字

者惡居下流而訕（所諫切）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古堯切）以為知（去聲）者惡不孫（去聲）以為勇者惡訐（居謁切）以為直者（訕謗毀也窒不通也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發人陰私）

不能樂善獨好揚惡安於下流及好訕上固是可惡所貴於勇與果敢者以其能行義耳勇而無禮只是血氣果敢而窒愈無忌憚此夫子之所惡也其實則徼乃以為知其實則不孫乃以為勇其實則訐乃以為直此子

貢之所惡也夫子之心溥廣大無偏子貢之見明疑似必辨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去聲之則不孫去聲遠去聲之則怨

不必專言僕妾凡女子小人皆然也近之既不孫遠之則又怨將安所處乎夫子此語正是欲人就其中思所以處之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反己而求庶乎其可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去聲焉其終也已

年四十則終身之事體定矣是故學貴於及時

##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佯狂受辱

或去或奴或死疑各不同而夫子斷之曰三仁其論諫而死非激也不可以不諫佯狂為奴非詐也不可以不奴抱祭器而去非忘宗國也不可以不去各當其分耳

是之謂得其本心使本心上有纖毫欠闕所行必有不慊處安得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去聲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於虔切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獄官黜退也

使吾枉道以求合耶則不去可也若直道而去何所往不遭黜哉風節凜凜堅如金石非安於義命者不能後世一跌而遂喪其守者可以觀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不能用謂景公不能用也

如用之雖不季孟之間可也待之縱厚而不能用與所謂犬馬畜伋者無以異況若景公之所云乎意可見矣

孔子遂行

齊人歸如字或作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音潮孔子行

孔子由魯司寇攝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齊人懼犂鉏請先沮之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

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女樂之受是齊人之間行也況遂三日不朝乎不足與言也明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去聲之不得與之言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

故歌而過其車前也鳳以比孔子言不能隱為德之衰來者可追言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下者下車也

接輿亦可謂果於忘世矣纔說鳳德之衰便是不知聖人觀其辭旨有若指迷達然者於戲知幾其神尚須接輿之言哉欲與之言將有教也乃反趨辟其自信不疑抑又甚矣不得與之言聖人殆有深惜之意記者特書之

長沮七余切桀溺乃歷切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曰夫（音扶）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平聲）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平聲）對曰然曰滔滔（吐刀切）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去聲下同）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音憂）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音武）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蔡津濟渡處執輿執轡在車也子路下車問津故夫子執轡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

也憮然猶悵然易易亂為治也

二子益久聞夫子之名者是知津矣譏夫子熟於道塗而不知止也誰以易之言天下已不可為諷子路不若捨之而從己也聖人豈不知天下之不可為哉若遇有道則何用易振斯世之頹綱扶人極於已壞故不得而辭其責耳諉曰不可為而遂果於忘世則捨斯人而同鳥獸之羣可不可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徒吊切子路問曰子見夫

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音直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音嗣之見賢遍切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上聲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音紀知之矣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之大倫也

接輿直言從政之殆桀溺直欲為辟世之徒而丈人者

辭吉含蓄與輿溺異矣子路一見而起敬夫子一聞而
知其為隱豈偶然哉然其為不知夫子則一耳使子路
反見將以教之至則行矣何去之速也子路既不見其
人遂以不仕無義誚之且彼止宿之時長幼之節固未
始廢棄之何而欲廢君臣之義乎是自潔其身而亂天
下之大倫也君子之仕豈有他哉行其義耳道之不行
豈不知之而不敢一朝安焉為是故也子路發此數語
反覆激昂必所得於夫子者丈人也庶幾聞之或謂後

路下有反子二字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去聲下同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平聲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去聲下同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記稱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

中清者能潔其身也中權者能達其變也然隱居放言

比之中倫中慮則不及矣中倫者言與理合也中慮者
行與志合也然降志辱身比之不降不辱則不及矣志
節凛然卓絶千古豈易可及哉然而論聖之時則未也
故無可無不可必吾夫子而後可
大音泰師摯適齊亞飯扶晩切下同干適楚三飯繚音了適蔡四
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徒刀切武入於漢少去聲師
陽擊磬襄入於海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播搖也鼗小鼓兩
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漢漢
中少師樂官之佐干繚缺武陽襄皆名也

人皆曰樂賤工也觀魯之衰諸人踰河蹈海而去識高見遠雖後世有位之士未必能爾乃知古人於此事甚重往往賢者居之非後世樂工之比也夫子學琴於師襄可見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陸本作弛詩紙切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猶解也宗族姻婭皆親也以用也大臣與君一體徒具位而不用則怨大故謂惡逆

不施其親齊家之道大臣不怨正朝廷之道故舊非大

故不棄厚風俗之道不求備於一人廣人才之道四事大抵皆忠厚周公傳家之訓在是而魯之子孫不能守也果能守安得踰河蹈海而去也哉相次而書殆有深旨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烏瓜切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

周之人才顯然著稱者多矣而此八士未白於世故特記之

融堂四書管見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

宋　錢時　撰

論語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易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者順天理之自然無幸生

苟免之意耳非謂必於死也義者利之和哀敬者喪祭之本於此不苟亦可以為士矣先師曰祭則人心自敬喪則人心自哀此敬此哀不思自生皆道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於虔切下同)能為有焉能為亡(亡無同)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惟心之謂這裏非卓然一定之守則孰為有孰為無哉是故執德不可以不弘信道不可以不篤弘則不迫篤則不懈力學之要旨也子張斯

言亦是他見得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平聲下同）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可者與不可拒擇交之道也尊賢容衆嘉善矜不能大賢之事也以是責之初學則過矣拒字微峻子張所以起論學者雖不可不以子張之言為心且當以子夏之

言為法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異端曲學亦豈無可觀然非大經大法所以建用皇極者安能達之天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乎故君子不為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亡同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去聲學也已矣無謂己所未有能謂己所已能

子言溫故而知新又以不遷怒不貳過賛顔子之好學與此所亡所能異矣子夏於道有覺為之不厭必不道此二字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學不博則狹陋篤志者心誠求之也問不切則泛濫近思者以身體之也先師云子夏好論精微而未識皜皜之妙知及方知仁守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肆造作之所致

如善戰者致人之致

誰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但百姓日用而不知耳學之而覺覺所固有何以致為哉猶云厥脩乃來非謂得之於外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或曰不能改過是以文答曰惟其文是以不改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盛德之至自然儼自然溫自然厲本末始有變也隨所

望即所聽而各不同耳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厲猶病也

有所為於天下而使之盼盼然疑其上如之何而可哉所謂信非空言所可結也事實素著人心自孚耳後世有施信布信之論似非聖人氣象盤庚登進厥民敷心腹腎腸亦晚矣信而後諫不特君臣也凡交際之道莫不然

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德者得也踰過也閑所以止物者洞明吾之所得者大兢兢仁守豈可踰閑若夫通於藝文習於度數之類乃小有得者此非所急但出入乎其間可也故夫子亦云游於藝又曰則以學文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色賣切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彼列切矣君子之道焉於虔切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倦即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

精義入神之妙不離日用之間行之而著焉習矣而察焉自有不言而喻者初何本末之異哉謂可以當灑掃應對進退之末而本之所在不能如之何子游之言殆離而二之矣君子之道孰為先而傳孰為後而倦譬諸草木乃可區別之耳君子之道則焉可厚誣也有始有卒是盡得此理者其惟聖人乎深歎子游之未曉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仕所以行其學者也子夏設為仕而優餘力則學抑學而優餘功則仕乎人多不務學而急於仕斯言所以警之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臨喪不哀固不可而有意於致哀抑豈情性之正哉先師謂夫子哭顔淵而慟初無致哀而止之意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立行大抵過高而不務實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堂堂則事在威儀容貌耳必不能相規相警向本心上做工夫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良心之動自然而然者莫過於親喪是故獨有此事不待勉強也自致猶云自盡推是心而為學則無不誠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其父獻子名蔑

用舊人守舊政宜未為難也夫子論孟莊之孝獨於此
稱其難能何哉只為作聰明喜紛更者鮮能念先人之
舊典以致敗乃公事墜乃家聲者多矣於此二事守而
不渝非深體親心不能爾也夫子所以特稱之孟獻子
有賢譽亦是可以不改者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陽膚曾子弟子

上失其道無以統屬斯人之心故輕犯法正可憐耳奈

之何得其情而忍喜也一有喜心非疾惡而峻刑必逞
威而輕殺哀矜勿喜四字真有視民如傷之意治獄者
之龜鑑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
天下之惡皆歸焉下流卑下之地也
紂之不善初亦不如此之甚只為居於下流而衆惡歸
焉是以至此極耳故君子必擇所立身之地也所立者
善人未必從不幸而為小人之淵藪則以類至者如順

流而下矣吁可畏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平聲）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最說得好葢觀瞻所係與庸常不同纔有一點過失人便指目然則不甘心以小人自命而人以君子望之者曷思皆見之可畏而嚴於自律哉雖然過即改之改則君子如初人皆仰之如初初不以其嘗有過而遂不許之爲君子也味皆仰之旨又豈

可輕自棄乎

衛公孫朝（音潮）問於子貢曰仲尼焉（於虔切）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如字下同）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於虔切）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公孫朝衛大夫焉何也焉不學言何所不學也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或識其大或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是故夫子於禮於樂於官名以至於師襄之琴無所不學也何常師之有哉子貢答焉學之問則辨矣

生知之聖有非學於人而得者惜未及之

叔孫武叔語去聲大夫於朝音潮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武叔魯大夫名州仇及肩言低七尺為仞言高夫子之云猶言如此說夫子非謂武叔也

子貢為人大抵聰明發露必有動人耳目者故武叔竟以為賢於仲尼宮牆之喻切矣宗廟之美及百官之富

自顏曾而下鮮能窺見者矣況他人乎故曰得其門者或寡此語却是子貢平時善看夫子深知地步未到處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去聲也無以為猶言莫如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自絕言毀夫子乃自絕耳無傷於夫子也量分量也

武叔以子貢賢於仲尼則其毀仲尼不足怪也真知若日月之照臨則不毀矣與之辨何益哉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去聲下同）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去聲）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階砌級也立植立也道教導也行聽順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鼓舞也和雍睦也榮光榮哀人哀之也）

子貢最善形容夫子或曰宮牆或曰日月或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而孟子獨斷之曰知足以知聖人汙豈聖

人之為聖有非形容所可盡而所可形容者乃其所謂汙者耶觀此一語見孟子所到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來代切)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

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寛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咨嗟歎聲歴數歴象更易之數猶云世數也本心虚明器無偏倚是之謂中允執者守而弗失之名非真有物之可執也舜亦以此命禹辭見虞書曰予字下湯誥之辭履湯名也玄牡黒牡夏所尚未變其禮也有罪指桀帝臣言賢者乃上帝之臣不敢顯揚也簡別也周有而下武王事賚予也富者祿之也周至也權稱錘也量斗斛也興滅繼絶謂封黄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囚復商容位也寛則得衆而下夫子之語也

寛則為衆所歸信則為民所頼敏則與天同運故有功

公則一視同仁故說此四者夫子所常言而帝王之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也此章歷叙堯舜禹之相傳夏商周之相代如膺天命順民心用人才以至政治之纖悉舉不外乎執中之一言而終之以夫子之四語然則接去聖之統壽斯道之脉而為萬世之標凖者端在於是此門弟子之所以識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

費（芳味切）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於虔切）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尺遂切）納之吝謂之有司（致期刻期也賊害也猶之如云等是出納之吝者吝於出納也）

上章寬信敏公大抵是言其存心處此章尊美屏惡大抵是見於行事處所欲者仁自然不貪不以衆寡小大而爲之敢慢自然不驕不戒則難於責成矣慢令則難於刻期矣虐暴賊皆害人之名有司者吝於施與之謂知所尊又知所屏則君人之道孰外於此哉此夫子之聖政萬世之大法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命即天命

首篇之首論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篇之終復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以此見得到不慍處非知命不能也學者學為君子耳於此事未能無疑則是與日用而不知者均之為凡民也何君子為哉知禮則視聽言動不妄所以立立其所以為君子者也知言則詖邪淫遁不欺所以知人知其所以為君子者也首篇自時習朋來而至於君子終篇由君子而至於知禮知言而學之始終備矣君子之本末明矣學者不能深求其旨服

膺其義則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也必矣嗚呼其懲戒
哉

融堂四書管見卷十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貢生臣黃嵩齡